

◆ 盛文强

一盆海

记得童年时代去伙伴家，他家的院子临街，那条街通向海边，地势一路走低，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走不多时，就能望见海面 and 渔船。院子靠近海滩，他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望见渔船的桅杆和旗帜，从墙头冒出来，那是一片移动的丛林，冷硬的枝条，在墙头上的天空忽聚忽散，他坐在院子里就可以看半天。铁壳船一阵牛吼，携带那些枝条去海外，并将它们长久暴露在海风与烈日之下。

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头脑中总有些古怪的想法。码头上船来船往，将海外来客搬运到眼前，还有来自海水深处的动物，展露着鳞片和獠牙。外部世界如此辽阔，我们所在的岛屿，俨然世界的中心。在岛屿的夜晚，头顶的星空绕着岛屿旋转，在睡梦中，身子漂浮，连同星月一起移动，海岛的少年沉浸在奇幻的梦境中。

他便是这奇幻梦境中的一个。他是高我两级的校友，是本家的侄子，却比我大两岁，名字却记不清了——和我同样的姓，姓之后是固定的字辈，第三个字却淹没在一堆吉祥字眼之中。族中同辈的兄弟太多，他们的名字如此相近，相貌也一样接近，甚至还有重名的。家族到了这一代，已经枝丫芜杂，在茂密的树冠之内，跃动的叶片如此相似，令人应接不暇。

那天午后，方盒似的院子里阳光炽烈。走进那片白光，正如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径直来到了二十多年前。门虚掩着，他站在桌边，在水盆里摆弄船模。船的桅杆和他的肩膀齐平，那时的他，身子还没有长成，面对水盆中的袖珍世界，也算是个巨人了。那时我们不会想到，他小小的身躯，在之后的十年内会臃成一条大汉，须仰视才见，进门时还要低头。而现在，他站在桌边，脚尖点地，胸口才抵住桌边。

客厅明亮，窗外有倒悬的干鱼，在风中摇摆，薄片的身子投进巨大的阴影。干鱼是渔家富足的象征，可充当粮食。那是渔村的丰饶之年，鱼群盘旋在海岛之外，人人脸上都有喜气，家宅之中也到处都充盈着光亮，就连这光亮也是有喜气的。屋里的桌椅表面有着耀眼的光泽，桌椅底下则陷入黑暗。纤细的四棱木腿拔地而起，驮着方形的平面，木腿之间又有横杆支撑，在它们的穿插错让之下，屋里的空间才变得真实可触。方桌上的水

◆ 姚法官

这边烟火那边文艺

数月前，受文友委托，赴泰州参加《<人间食单>评论集》的首发式。此地，我向往久矣！

出了扬州东站，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兴化的陈堡镇。听说这个隶属泰州县级市兴化的地方，有两万多人从事着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浓郁的文艺氛围着实令我吃惊。陈堡镇是朋友的老家，晚上就在镇上的饭馆，吃了一顿地道的土菜。吃到一种小小的家常烧麦鳊鱼。出生在海边的人基本遍尝各种海味，我还是被这种河鲜的味道惊艳了，连头带尾吃掉。一盘麦鳊鱼里还有一条此地特有的小鲮鲛鱼，我吃的是味道，朋友吃的乃是乡情。这顿饭吃得真是热闹，陈堡镇上的作家朋友们说的家乡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他们的热情和诚意我懂。

次日早起，我们一行五人，赶往兴化吃早茶。当地的朋友说，兴化的早茶要比其他地方的好，便提早预订了位于英武南街上的宝格丽宴会中心包间。微雨过后，天依旧湿答答的，路边的油菜花开了一溜一溜的，开在黑白白墙的田舍墙边；桃花还未全开，孤独的一株條地打车窗外划过。我看到的和没看到的，似曾在梦里和书里相识。即使知道现实中第一次邂逅，还是涌起无限亲近与美好。

为此行，我还“上轿临裹脚”买了一册《泰州旧事撷拾》来看。历史上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范仲淹、郑板桥、秦少游、孔尚任、施耐庵等，还有朱自清、汪曾祺……一路闲话，不觉已到兴化地界。丰盛的早茶都是传统的地方名吃，烫干丝、煮干饭、糰糕饼、鸡蛋饼、蟹黄包、三色包、牛肉粉丝汤、鱼汤面和一碟六拼的开胃小菜。对美食，我是外行，味道好吃到令人词穷，多数时候只想起“好吃”二字，实在有负于朋友们的雅意和周到。

但我还是要说说烫干丝。这种美食用里下河地区的纯大豆做成白豆腐干，切成干丝，经过一烫二煮，配料有酱姜片、炸花生、芹菜碎等，卤汁油亮，煮干则以龙虾、河鲜、干丝、笋片为主，配以胡萝卜丝、木耳、香菇、葱花、芹菜碎等，汤色微黄。蟹黄包是以蟹黄、蟹肉和猪肉等为主料，汤汁是鸡汤，调料更是讲究。这样精致的包子，“死死”地拿捏住了我这个北方汉子的胃，让朋友们感觉好笑又自豪。

饭后，我们来到兴化城北之昭阳湖公园，不为看景，不为追古，只因昭阳湖畔有一座兴化诗碑亭，其中有一段当代文化大家的“诗书”风雅典典，不可不记。话说2010年金秋，一代文化大家沈鹏先生偕夫人游苏北，“聆板桥道情古音醇厚，听茅山号子民风欢畅”，情为所动，作七律古诗一首，谓之《兴化一日》，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整块碑石长达十米，高三米，重达六十吨。诗碑正面镌刻沈公大草诗：“北雁南飞里下河，秋风送爽蟹鱼多。板桥渔鼓道情曲，劳者茅山号子歌。湿地森林真气满，晴空云影淡然过。宽裕今日等闲度，归去身心轻载舸。”有诗无记，成何“体统”，后人更难知其详备。于是乎，身为兴化人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王干先生便当仁不让、洋洋洒洒地撰写了古雅深致的《兴化一日碑记》，刻于诗碑背面，历述沈公与兴化“三年情缘”终成沈公“诗书双璧”的一段佳话。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2016年秋，沈公诗书、王干之碑记又在兴化昭阳湖公园的四方亭中巍然树立。我驻足仰望，深叹碑亭诗、书、记、镌“四美”之大德功业。朋友指着《兴化诗碑亭记》，诵曰：“庚寅金秋，水乡风爽。杉树流红，稻谷溢香……”

接下来是去往高邮。当地的两位朋友已在“汪氏家宴”迎候。饭店厅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汪曾祺的花鸟写意画真迹。在“汪氏家宴”吃到著名的高邮双黄蛋、蒲包肉，还有嚼起来“声动十里”的炸藕肉油条（塞肉回锅油条），体会汪氏的美食文化从未像此刻如此深刻又鲜活。

作别高邮回到泰州已是下午五点多。晚上，吃了一顿正宗的泰州菜，其中的秧草炖河豚，借用汪曾祺形容吃虾籽豆腐羹的话，“鲜得连眉毛都掉了”。而且，我还学了一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鲜吃法，就是吃河豚胃的时候需将软烂的胃片，把倒刺朝里卷起来，不需要咀嚼，一口吞下，据说它具有滋养胃的功效。在这顿晚饭上，我还吃到泰州网红作家亲自做的茅山馄饨——当下在泰州谓之“文学”馄饨。那晚，我们喝着当地产的陈年白酒，吃着鲥鱼和虎头鲨（汪曾祺说：“虎头鲨余汤，鱼肉极细嫩，松而不散，汤味极鲜，开胃”），聊着民间美食和文学，身在他乡，不觉人心远，但道天涯近。一斤白酒，与朋友对干，竟然毫无醉意。果然是“相见恨晚，就差一杯酒了”。

盆占去了桌子一角，盆里响着哗哗的水声。水盆中漂着海岛和船，他在那里兴风作浪。

一盆海正是地球上不为人知的角落，无法确认方位，这里是大洋的深处，远离陆地，四下里无所依傍。这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海岛，被人遗忘的角落。海岛没有名字，也没有地理坐标。走近细看，海岛的尖顶上插着旗帜，这也是他的杰作，三角红旗上，写着代表我们姓氏的字母S，旗是从日历上剪下来的红纸，旗杆是用光的圆珠笔芯，笔尖插进了海岛的尖顶。海岛是用泡沫塑料削成的不规则圆锥体，又用手剥下一些碎片，使海岛的地势起伏看上去更加自然。泡沫塑料的内瓤是球状的颗粒，投下尖锐的暗影，犬牙交错的海岛难以登攀。剥离的碎片，堆积在桌子一角。

海岛染成了绿色，树木丛生的样貌。他在绿色的间隙画出了几处房屋的轮廓，还有一条小径通向海岛的制高点，层层台阶消失在树丛之中。随处可见的材料，搭建为一方海外世界，少年心中的乐土。海岛漂浮在水面上，随着他的手掌掀动，在水盆里上下跳荡。海岛漂泊不定，生活在海岛上的人，却浑然不觉。在水盆的微缩景观里，才见到海岛的全貌。

然而，人工的仿制毕竟难抵自然造物，这海岛也显得窘迫。泡沫塑料太轻，不需用手搅动水盆，窗外吹进来的风，也会让它来回挪移，偏离了水中央，贴到了盆壁。为了防止海岛漂走，或许也是为了保持海岛的孤独，他执意把海岛拨到水中，让大水环绕在它四周，这样才是海岛应该有的样子。

为了固定海岛，他用了三根透明的钓线，系在海岛的底部，线的末端坠了铅片，沉到水底。三条线，分别扯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岛屿的底部仿佛安上了三脚支架，任凭他的手在水面掀动波浪，岛屿有了细线的牵引，牢牢贴在水面上。我对他的固定之术深感佩服，便上前来查看水盆底部的铅锤，那是用在网片上的坠子，铅制的薄片，质地柔软却又沉重，包裹着丝线，三只灰暗的铅锤，默默承担着波浪的阻力。泡沫塑料的海岛，就在水面上生了根。

他的船舫陋得多，薄木片拼接而成，两头尖长，接缝处用白胶填充，船舷的弧线紧绷，木片的弹性隐在其中。他似乎不善于空间的想象，有些衔接之处出现了空缺，他也毫不在意，一股



◆ 法磊

英伦十日谈

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在路上漂泊与摄影，让想象力绚烂迸发，我乐此不疲。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

感谢机缘，给了我一个雨中的牛津。这注定是一次诗意的旅程，正如同发端于英国的水彩画，所萦绕的浪漫与朦胧，无时无刻不令人沉醉。牛津，这座被誉为梦幻尖塔之城的古老城市，以其辉煌的历史和悠久的历史教育传统吸引着我一直走来。牛津是英国最具学术气质的城市，没有围墙和校门，30多个历史悠久的学院散布城市各个角落，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我邂逅牛津的那日，街上游人稀少，学子行色匆匆。雨中的牛津，是寂静的历史和悠久的教育传统吸引着我一直走来。牛津是英国最具学术气质的城市，没有围墙和校门，30多个历史悠久的学院散布城市各个角落，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我邂逅牛津的那日，街上游人稀少，学子行色匆匆。雨中的牛津，是寂静的历史和悠久的教育传统吸引着我一直走来。牛津是英国最具学术气质的城市，没有围墙和校门，30多个历史悠久的学院散布城市各个角落，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我邂逅牛津的那日，街上游人稀少，学子行色匆匆。雨中的牛津，是寂静的历史和悠久的教育传统吸引着我一直走来。

漫步在牛津街头，可以看到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牛津大学作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前驱，石头缝里都充满了学问，这里有众多的图书馆，藏书量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牛津的学术氛围浓厚，学院和教堂林立，高街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这是一座透出古老、怀旧和神圣气息的城市，其建筑风格令人惊叹，学术氛围浓厚，是探索和学习理想之地。

英伦的氤氲之境，让我镜头下的画面幽深而浑融，冷峻而文艺的光，跳脱出所有景物与建筑的原始本性。苏格兰天空岛的老人峰，徒步上去要一个半小时。我刚爬上去支好相机便狂风大作，下起大雨还夹杂着细小的冰雪扑面而来，我迎着风面的身体紧贴着崖壁，下面是一百多米的悬崖，手抓着脚架坚持了半个多小时，防水冲锋衣没有经受住考验湿透了。甚至，由于徒步登山没有穿御寒的衣物，我浑身像被一万个微小的虫子啃噬。我怕时间长再失温，便抓紧拍了三张接片，第二三张片子有两束亮光，开始以为是镜头进水了，结果晚上回酒店在电脑中一看，原来是两条震撼的光束，而且还带着迷人的彩虹，刚好射在老人峰上。太神奇了！也许这是对我在风雨里坚守的奖励吧。

在英伦漫游，总感觉来自19世纪，掉入时空隧道穿越到了《哈利波特》电影的种种情境。在哈利波特的故乡爱丁堡，所有的光影所见，仿佛被赋予了魔法世界的梦幻感。脑海里灵光一现的是电影一刹那的复刻，也是对这个活灵活现的现实世界的敬畏。苏格兰芬南高架桥，提到它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会感觉到陌

脑用白胶填充，白胶掩盖了他的疏忽，也堵住了船底的漏洞。船中竖着一条桅杆，是从扫帚上折下的细竹枝，顶端贴着三角的彩旗。在靠近船头的位置，是木片搭建的驾驶室——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机船已经在海上跑来跑去。驾驶室是一条船的核心部位，隐藏着强劲的动力。驾驶室内部的机械构件，他已无力仿制，这超出了他的认知能力，徒有外形，立方体的驾驶室，门窗都是画出来的，驾驶室里的秘密无人知晓。

这样的船有两条，他的海岛安置在水盆中心，挽起袖子，探手臂进水，回旋搅动，盆里的水形成涡流。海岛位于漩涡附近，剧烈抖动，岛上正在经历一场地震。水流的力量来得猛烈，而岛屿又是如此之轻，那只船正在围绕着海岛旋转，急切中无法靠岸。海岛地势超拔，周围海水激荡，小船难以抵达。船靠近海岛的石壁，会被大浪拍碎。他将船推远，让船远离海岛。

盆中的海照样波涛翻滚，不亚于真实的海。这一幕令人沉溺其中，水流晶莹清脆，漩涡壁上的曲线肌理，抖作一团虚影的海岛，船倾着身子匆匆奔走。这一盆海，也称得上惊心动魄。从世界中截取的微缩景观，一个少年满面欢喜，他高高在上，双手搅动波浪，口中吹出气流，模仿着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海面上风浪大作。

那时，他充当着神明的角色。忙碌了一阵，动作放缓，拿出手来，手指上在水中泡出了褶皱。窗外的海湾里，柴油机船的马达突突作响，将我们带回了现实世界，船尾的白线切开海面，留下了长长的一条痕迹，许久未能消散。我们抬头望着船，都不作声了。现实世界似乎更吸引人，然而远非我们所能掌控，这也正是吸引我们的地方。水盆里的船已经放缓，在水面上滑行，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力尽，海岛生出吸力，船舷急急靠到了峭壁。

天色已晚，留在他家吃晚饭。他的母亲端出海上菜肴，干鱼横在面前，海螺块坐峰嵘，螃蟹手持刀叉。揭开蟹壳，红彤彤的蒸汽上腾，看不清他的脸。晚上离开他家，在黑暗中，看见门外的玉兰花的花苞紧闭，团团白色的虚影。我们在黑暗中告别。回去的路上，我眼前还有盆中的激流漩涡，以及轻盈的海岛，是童年时代经历的不大不小的奇观——不至于多么惊奇，但也不至于多么寻常，对那时的我来说，刚刚好。

◆ 刘赞科

吃葡萄的人

一堆成熟的葡萄，躺在白铁盆里。净身之后，紧紧依偎着。冷吗？赤裸的度美人。一只只红润的圆眼，针对着我。摘下芥蒂，被吞下肚，冷暖两世界，两相知吗？吃葡萄的人，伏在茶几上，眼被打得很疼。

停下手上的动作，停下欲望的甜。之后，苦涩升上来，从喉咙深处升上来。站在舌尖上，吐不掉。吐掉的葡萄皮，躺在另一个白铁盆里，千疮百孔，东倒西歪。度美人的衣服，一旦离身，襁褓不堪。身首异处，痛苦不堪。灰白的种粒，一粒粒纽扣，钉在破衣彩衫上，七扭八斜，使衣彩更破。一个人，吃葡萄，冷风从盆边溜走。突然想起不吃到葡萄的狐狸，带走了欲望，留下酸。吃葡萄的人，被苦涩吞咽。

生。如果说这座桥是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取景地之一，那么很多人一定了然。苏格兰高地西部铁路线，是威廉堡到马莱格段的路段。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快车和飞行的蓝色轿车共同穿过宽广的西部高地，飞越格伦芬南高架桥，迅速地驶向了魔法学校。这是一处如梦如幻的奇妙地带，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哈利波特迷们，去实现他们心中的魔幻之旅。

行摄是一种创作灵感自由释放的旅拍，更是摄影人的思想镜子，对自身生活背景与所见物念的精神投射以及对美学认知的思辨。苏格兰的一处景点，岸边有一艘废弃的沉船。依照我们的惯性思维，这种“老破旧”的物件，应该按其及时清理。但是当地人没有将它拖走，而是让其跟石滩融为一体，成为当地的风物与景观。

从苏格兰威尔士一路到伦敦的行摄旅程，给我感慨最深的是英国人骨子里对历史建筑的尊重是从里到外的，每一处老建筑都得以完整的修缮，这种修缮是修旧如旧，从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到近代典型的英式建筑，可以说每一处建筑内外都是游客的打卡点，而且各不雷同。如鲜花镇的一条街道，建筑立面在春季铺陈了大面积的鲜花，即使不是花季也有很多游客前来打卡。其实我家乡青岛的老城区也有许多欧式建筑，如何修缮，如何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一些有历史厚度和人文看点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英国伦敦的百年建筑改造为著名的百货店哈罗德百货，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外部网点完全设计成了现代感十足的面面，上部保留了老建筑的风貌，简直是古典和现代完美的融合。商场外的门店只要有空间的都摆放座椅，喝着咖啡饮品谈天说地欣赏街边景色，商场内更是人群攒动。我们需要一条古老的路，让历史沉淀在其中，每一块石头都可以讲故事。

青岛有很多欧式风格的老建筑，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还原其在欧洲的原貌？这个新话题大概率没人思考过，这是我这一路上思考最多的。在青岛，只需一条街，一段历史故事便呈现出来了。比如英国每个城市都要好多图书馆，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曼彻斯特著名的哥特式约翰·瑞蓝兹图书馆是要预约参观的，我看过后在想，青岛老城完全可以拿出一座老建筑改造一下，外立面甚至可以修旧更旧，室内也可以有同样文艺化的风格令人精神“起飞”。这是建筑的风景，也是书的风景，还是一座城市格调的风景。



◆ 董兴宝

自然的韧者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古至今，人们喜欢用一些花木来寓意坚韧不拔的精神。

松树也是古人中的“韧者”。李商隐在《题小松》中写道：“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诗人将青松不惧雪霜，描写得生动有趣。陈毅元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同样也道出了松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如果拿青松、小草寓意坚韧，在色彩上略显单调的话，我们还可以从美丽的山茶花儿身上，发现它坚韧的品质。

在青岛，耐冬不仅是山茶花的一种，还是青岛市的市花。耐冬的花期特长，从每年的11月份一直绽放到次年的春末，花期达半年。正如陆游在《山茶》中写道：“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那些春天里的桃花、李花，都要开败了，已经绽放了半年的耐冬，还在开花呢，这韧性不是一般花儿能比的。耐冬不仅花期长，而且望文便知，其能忍受冬天的寒冷，鲜红的花儿，傲雪绽放。

人们喜欢赞美梅花“傲雪绽放”，亦喜欢“踏雪寻梅”。可是，青岛的梅花，得到阳春三月才能绽放。在青岛漫长的冬天里，真正能在雪中绽放的却属耐冬。如果在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穿上厚厚的衣服，带上相机，通常会在崂山太清宫或一些山前朝阳的地方，拍摄到耐冬“绿树红花，红白相映，气傲霜雪”的景象，耐冬坚韧不拔的品格可谓淋漓尽致。

耐冬在岛城广为种植，在青岛市植物园，还专门开辟了市花园，种植了大量的耐冬。在人间四月天，如果近距离地欣赏它，就会发现，厚厚的叶儿和硕实的花瓣，无不彰显着傲然的韧性。

耐冬开花时，呈现的是“红花绿树”，与康有为先生为青岛写下“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宣传语，算是一种有趣的呼应。当初青岛人民选耐冬做市花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还是纯属巧合呢？

春天里，无论在山间还是公园，碧绿的叶丛中，有一种与鸢尾花儿同时绽放的蓝色花朵，通常被叫做马兰花，其实也是一种带有韧性的花草“马兰”。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在北方草原上常见的花草之叶，与其名字带有一个“兰”字一样，特别有韧性，可以忍受“蹂躏”。不怕人踩踏，也不怕马儿踩踏。或许正因为如此，又因草原上常见，植物学家们才将其命名“马兰”。这种草儿，耐盐耐旱，也是荒漠草原和盐生草甸的主要植被。在山东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地上，常常见到马兰在顽强地生长。在青岛，这种花草也很常见，特别是在一些干涸、贫瘠的土地上，一样可以茂盛地生长、开花，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呢？

更有趣的是，国内有的地方管马兰叫“祝英台花”。传说中，马兰是祝英台所变之花，外形似蝴蝶，是传递爱的使者。原来这马兰背后，还充满着传奇与悲壮色彩。

老子曾说过舌头与牙齿的故事，他说牙齿虽然坚硬，但容易老化，而舌头虽然柔软，但却更存活得长久。正如《道德经》所云：“上善若水”。其实，如果你查字典对“韧”的解释为“柔软而结实”，用带着几分娇嫩的花儿，比喻“坚韧”亦是非常贴切，或者说，“柔”与“韧”并不矛盾。

如若用心留意，大自然中有着很多柔韧的花草树木，它们具有同样柔韧的品格。无论是早春随风飘荡的柳条，暮春繁花满树的垂丝海棠，虽柔却有韧性，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皆随风飘舞着动人的姿态，是一低头的温柔，也是奋力向上的坚定。